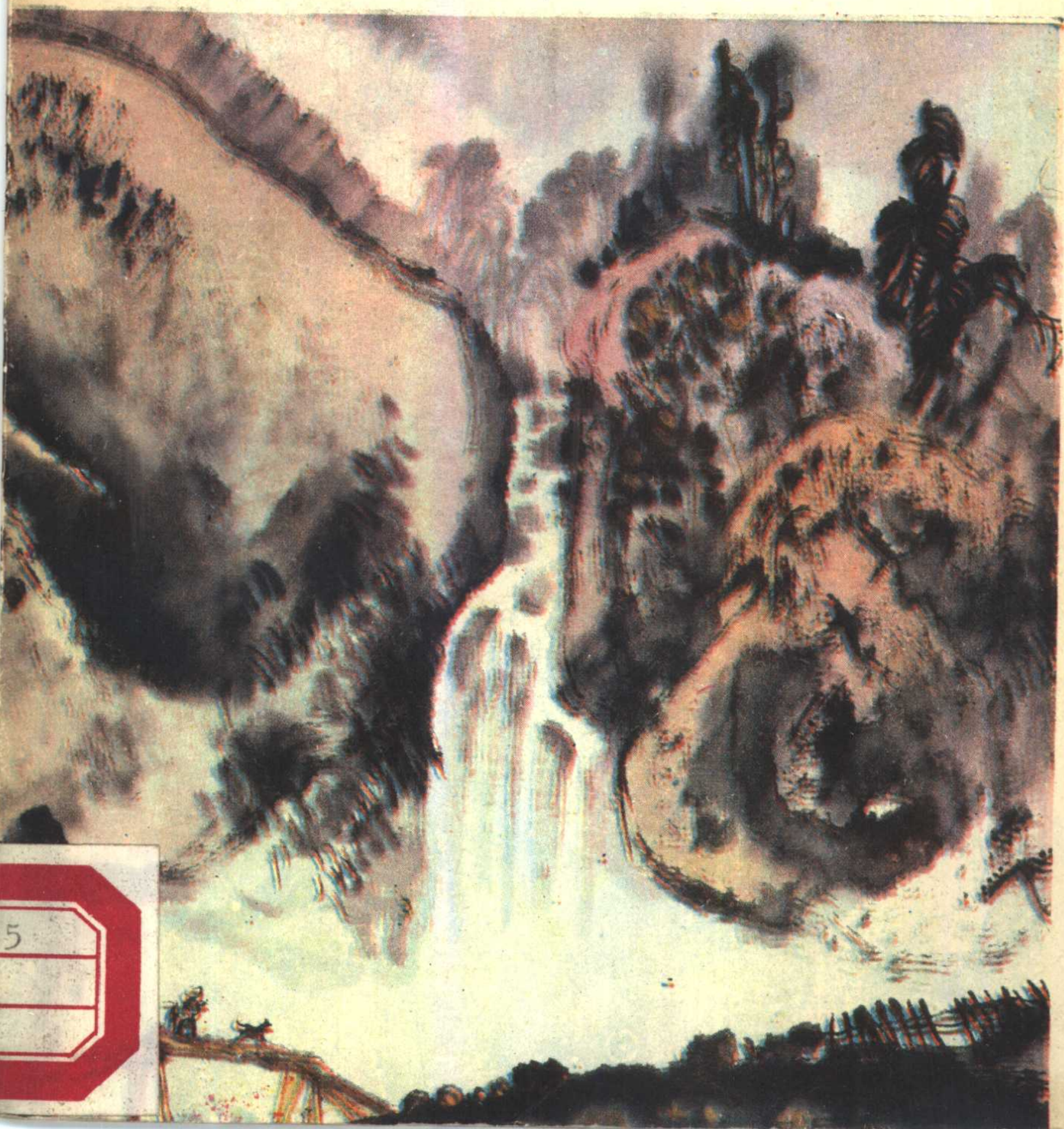


木鱼

中篇小说辑

漓江文学丛书



木 铃

中 篇 小 说 辑

漓江出版社

木 铃
潘大林 等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ISBN 7—5407—0180—3 / I · 141

书号: 10256·322 定价: 2.10元

目 录

伊阿宋之舟……………潘大林(1)

改革中他被推上一个不大不小的舞台,于是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面孔,感受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被人利用的角色时,生活便响起强者的声音。

妹家在哥祖坟上……………廖振斌(69)

情哥帮情妹家修造的房子竟建在自家的祖坟上,于是情人之间,村舍之间,这片大地,笼罩一片驱逐不了的阴影。满纸辛酸,结局却令人深思。

发迹娶妻人“另册”野史……常弼宇 梁丽霞(139)

他是一个人,也是一段历史,曲曲折折的人生路上,反反复复的命运变化,饱含人生哲理。

鱼钩和他的阴影……………孙步康(195)

总有些人喜欢导演悲剧,于是在生活中,他们展示着丑恶的心态。可那段历史毕竟过去了,似狼象虎的阴影还会出现么?

木铃……………岑隆业(247)

古老的山寨,纯朴的民风。精采的斗牛比赛,显示了新旧意识的交替,颇能表现山民强盛的生命力,激发人们对生命的热爱。

伊阿宋之舟

潘大林

古希腊神话——

伊阿宋为了寻找金羊毛，带领五十名水手驾起大船“阿尔戈”号向东航行。四十天后，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海峡，两岸是两座陡峻的岩石的岛屿，在大海中没有根基，只是浮在海面上，海潮将它们时而聚拢，时而分开。它们聚拢时常发生碰撞，发出雷鸣般的轰响，这就是撞岩。通过海峡的船只，稍一不慎，就会被撞个粉碎……

这是周处第三次登门了。

门外，正刮着刺骨的北风，下着疹人的冷雨。几滴冰凉的水珠从雨衣的帽沿落到脸上，象锋利的刀刃，轻轻从面颊上拖过。

周处伸出几近冻僵的手，哈了哈气，哆哆嗦嗦地抹一把脸，站到3号门前。门虚掩着，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一推，裹着一股寒气，走进门去。

他做事从来都是风风火火的。一个月前，他还是市柴油机厂的铸工班长，铸造车间里终日烟尘翻滚，热浪横流，声音嘈杂，火光灼人。在那么个环境里，人们汗湿着衣服干活，可着嗓子说话，瞪着眼睛看人，一切都是风风火火的，他惯了。

房里黑黑的，唯有那16英寸的牡丹牌彩色电视机在亮着。屏幕上，正现出一个令周处大为吃惊、也大开眼界的镜头。电视机前，坐着全神贯注的市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的凌励。周处

暗暗纳闷，电视台的节目竟一下解放到这个地步了？

“凌主席！”周处可着嗓子叫一声，带着一股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诚。

凌励本能地吓了一跳，伸手啪地关掉电视机，开亮电灯，打量着不期而至的周处，微微皱起眉头，那神情不言而喻：你怎么来了？

“打扰您了。”周处似乎看出了凌励的不快，压着嗓子换了副柔和的声调，抱歉地解释说，“是您叫我今晚来的吧。”

这是凌励的第三次召见了，不知有什么紧要的事商量。周处被第一次叫来时，凌励正在客厅里放唱片，扩大机里传出一阵畅如流水的音乐。客厅的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凌励手书的古隶：“自养吾浩然之气”，笔势峭拔，劲道刚遒，自有一股凛然之气。另一面墙上，则挂着省里著名老画家欧阳通所作的王维诗《山居秋暝》的写意，境界幽远空灵。乳白色的壁灯，更使客厅里充溢着柔和而高雅的光彩。

“能写这一手好字，也不枉这一世人了。”周处望着那幅古隶，顿生异想。

“你觉得这首乐曲怎么样？”凌励把唱机的音量略略旋小些，矜持地问周处。每逢见面谈话，他都爱以提问题来开头。那些问题，往往既简单而又令人不易回答，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玄妙莫测的压迫感。四年前，在一次业余作者会议上，凌励第一次见到周处，也是这么劈头就问：“你是小说《漫漫冬夜》的作者吗？”语气中，不知是嘉许还是怀疑。周处惶惑地点了点头。第二个问题紧接着又来了：“你知道什么是小说吗？小说的三要素是什么？”那时，周处刚刚开始写作，只是自己觉得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从没想过“什么是小说”这一类问题。他只好愕然地站着。“嘿嘿，答不上来了吧？这也难

怪，初学者嘛。我们年轻时，还不是什么都不懂？”凌励亲热地拍拍周处的肩膀，宽厚地鼓励说，“搞文学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呵！要打好基础，准备作长期的艰苦奋斗才是。要多读书，从《文学概论》读起。‘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啊！”周处受到这话的激励，回到厂里，果然一头扎进书堆中，还参加了电大中文专业的学习，越学越发现自己知识的贫乏。几年辛苦，果然小有所成。为此，他十分感激凌励当年对他的鼓励和警醒。

可这回，凌励不考问他的文学常识，而是考问他的音乐素养了。对于音乐，他素无兴趣，除能分辨那乐曲是用钢琴演奏的之外，其余一无所知，又怕说错了自讨没趣，只好红着脸，诚实地摇摇头。

“还好，不至于象某些人，不懂装懂，徒闹笑话。”凌励依然是那么宽厚地笑着，“这就是贝多芬有名的《月光奏鸣曲》。你听这第一乐章——”他从头放起那张唱片，侃侃而谈，

“这是和缓的慢板，恰如月亮初升，光华似水，象征着明媚的希望，但不一会，却被纤云遮掩了，顿时万影俱消，四野里一片淡淡的苍凉……”

周处随着凌励那低缓抒情的语调，耳朵追踪着飘忽不定的乐音，内心极力地描摹着曲调的意境，却犹如一个贪心的孩子，张开双手去抓小河里活蹦乱跳的小鱼，到头来，累得气喘吁吁的，手上依然空空如也，什么也没得到，厚厚的冬衣下，周处的脊背上沁出了一层细汗。

乐曲终于放完了。

“既然踏进了文学艺术这个神圣的殿堂，我们可不能以大老粗自居了。对于音乐、美术、舞蹈、戏曲，对于哲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乃至对于现代科学的信息论、

系统论和控制论，我们都必须抱有浓厚的兴趣，都必须去涉猎、学习、研究。要改革，要开创新局面，就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通才，一个现代化的人……”凌励脸上泛着红光，一派语重心长。

周处心中很是感动，深深感受到了凌励对自己的一番至殷至诚的厚望和督促。与凌励这位老前辈相比，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许多不足。唯有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才不致辜负凌励栽培自己的一腔心血。

那天，凌励还对周处说了很多很多，似乎找他来就是为了这番教诲，似乎又不是——因为，最后凌励还说：“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正事后天来再谈。”

周处第二次如约登门时，凌励正伏在案头写着什么，见周处到来，随手丢了一张报纸给他，漫不经心地说：“今天省报副刊以头条位置发了我一篇批判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他们催着我再写个续篇，明天交稿，你星期六晚上再来吧。”

今晚，周处如期到来，凌励却似乎把这事忘了。到底是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记忆力有时不是那么好，也难怪。

“哦，是有这么回事。”凌励脸上掠过一丝不可捉摸的表情，抬腕瞥一眼手表，微笑道：“刚才你进门，怎么不先敲敲门？现在，你大小也是个副主编了，该懂些待人接物、交际往来的规矩才是，可不能总象你在工厂里那么大大咧咧，随随便便呵！”

凌励的话显得很随便，语调也温和婉转，但在周处听来，却犹如被打了一记耳光，脸上火辣辣的。他心底承认了自己的不是，但嘴里却忍不住往回道：“我看见门开着……所以……”

“门开着也不行呵！——当然，我是无所谓，但如果你

到别的领导家里，也这么直愣愣的闯进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至少，你给人家的第一面印象就不好了。我这么说，也是为你好……”

周处低着头，心底的不快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阵阵的感激。社会是个大课堂，而他周处的人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还需要凌励这样的老同志在各方面给予批评帮助呢。他默默地沉思着，手里不在意的把玩着茶几上的一只方盒子。那是一盒录像带，大概，凌主席刚才在电视里放的，就是这玩意儿。

“这是内部片，论行政级别传看的。”凌励从周处手上拿过盒子，随手丢进写字台的抽屉里，转了个话题：“最近一期《谷雨》编定没有？我主动退下二线，工作可全压在你肩上了。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敢于负责，还要勇于改革，开闢新局面才是。”凌励说话的句末，总爱带个“才是”，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肯定性和权威性。编辑部的诗歌编辑蕢贵，就背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凌才是”，其谐音跟尊称的“凌主席”竟所差无几。

“稿件基本上编定了，改天我再送来给您看看。”

“不必了不必了。我找你来，是有这么个事——”凌励从案头上拿起一只牛皮信封，抽出一篇稿来，“这是省报副刊部主任秋寒同志最近寄来的一首长篇抒情诗，热情赞颂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写得很有气魄，是反映改革的不可多得的好诗。虽然长了点，但正因为其长，才显得气势磅礴、热浪逼人。你看看，能不能在这期《谷雨》考虑一下？当然，不要勉强。秋寒是我省诗歌界的老前辈了，他不会介意的。”

周处接过这首题为《秋歌》的长诗，只见上面用蝇头小楷抄得工工整整的，不由叹道：“好漂亮的书法呀！”

“当然罗，老诗人嘛，出手总是一丝不苟的。现在那些小

青年写东西，字体东歪西倒、鸡爬狗走的，象什么话！”

诗稿一开头确是很有气势——

来吧，把长江酿起来黄河酿起来珠江酿起来，
来吧，将太湖作酒杯洞庭作酒杯滇池作酒杯。
干杯！为这成熟的原野金色的秋天丰稔的季节，
酒酣耳热中把鼓敲起来把歌唱起来把舞跳起来。
这是父辈祖辈祖辈的祖辈从未有过的欢欣啊，
囤圆了仓满了圈里猪欢栏里牛壮园里瓜果在笑，
神州大地山山水水回响一个声音：我们富了！

.....

全诗洋洋三百多行，看下去，周处的头皮隐隐有点发紧，仿佛听到某个严重虚脱的精神病人在他耳边歇斯底里地嘶声大叫。当然，他不敢把这感觉说出来，只是委婉地说：“这一期稿件已经基本编定了，主要发小说。诗歌的重点篇是青年作者晓畅的组诗《太阳风》。再说，秋寒同志这首诗也实在太长了，当前读者的阅读兴趣，主要在小说上。而我们刊物要自负盈亏，如果发太多诗歌，发行量肯定会下降的。”

“社会主义的文艺刊物，主要讲社会效益嘛，哪能只盯着发行量呢？这样吧，是不是把晓畅的组诗往后放一放？”

“稿件是黄贵编定了的，临时拉下来，恐怕不大好……”

“编好的稿件，审定权还在主编手上嘛。再说，晓畅不就是黄贵大学时的同学吗？编辑可不能热衷于搞关系学啊。”

“不过，《太阳风》确实不错，写的也是改革，构思新颖，语言也很有特色——”

“这稿子你上任之前我就看过了，不能说没有基础。但年轻人爱标新立异，爱用什么通感、隐喻、象征、意象，根基却

总不够扎实。《太阳风》这题目就有点怪，太阳能有什么风？嘿嘿，看似通来实不通！”

周处试图解释说，太阳风是日冕因高温膨胀而不断向外抛出的一种极度高温高速高质量的粒子流，诗中以此象征我国改革的大趋势……周处素来口拙，这意思又是从黄贵那里听来的，他复述起来未免结结巴巴、辞不达意。

“就是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岂不把诗变成了令人难以猜透的谜语吗？小黄也真是——恃着父亲是市委宣传部长，在编辑部里素来目中无人，连领导也不放在眼里，好象什么都是他最懂。为上一篇稿，不惜唇枪舌剑，争个面红耳赤。年轻人有点自信自尊固然好，但太过自高自大就不好了。你和他是同龄人，要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才是。”

“不过……”周处忍了忍，还是小声分辩说，“我觉得小黄还是挺好的。他工作能力强，好象也不怎么摆他父亲的牌子，只不过个性要强、说话直率点罢了。”说着，周处略略抬起头，悄悄地瞟了凌励一眼，还好，没见有不满之色。

“我也没说小黄不好呵——嘿嘿，你看，我们竟争论起一个同志的为人来了，这可不是我们今晚的议题，还是谈诗吧。我始终认为，写诗首先要有浓烈的感情，秋寒同志的《秋歌》，就做到了这一点。这样的好诗不发，还发些什么作品呢？我看，《秋歌》还是争取尽快发了吧，这一期《谷雨》是今年最后一期，如果拖到明年春再发《秋歌》，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可是，我们已通知了作者本人——”

“这好办，写封信给他，就说因为稿挤，他的诗一时排不上，暂留到下一期，作者一般是通情达理的。——这件事，我看就这样了，回到部里，你就说是我们领导商定了的，别的不要多说，这是组织原则。有民主，也要有集中才是。”说到这里

里，凌励又下意识地抬手看了看手表。

周处还想为《太阳风》力争几句，看到凌励脸上已无再商量余地的神色，觉得自己也该到此为止了，便问：“凌主席，还有什么事吗？”他以为，凌励三次召他来，不会仅仅是为了——一篇诗稿。

“没有了。其实，我三次叫你来，就为了秋寒同志这首诗。”

周处顿时愣住了，真怀疑自己是否听错。

凌励脸上现出了渴望着什么而终于如愿以偿的满足的笑容，拍着周处的肩头说：“有的青年干部，老同志看重他，提拔他，而他一旦大权在握，就过河拆桥，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连扶掖他的老同志也看不起了，听不进老同志的意见，甚至面碰面也懒得问句好。你终究不是那种人，我虽无治国天书见赠，你却有张良三夜赴约之诚，我到底没看错你！哈哈哈哈哈！”

凌励爽朗的笑声，蓦地在周处心底荡起一股说不清是酸是甜、是苦是辣的滋味。这是一次多么奇特、多么意想不到的考验！而周处却不知不觉地顺顺当当地通过了，似乎终于完全获得了凌励的信任。然而，他此时感到的并非是终获信任的温暖，相反的是一阵令人颤栗的寒意……

周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凌励的房里走出来的。门外，雨早已住了，但寒风还是那么疹人，呼呼地扑面而来，他不禁打了个寒噤，连忙将脑袋缩进大衣领子里。

有两个姑娘匆匆走来，路灯下，依稀认得是市歌舞团的演员。

“老周，凌主席叫我们来看内部片，你不看么？”

周处机械地摇摇头，与她们擦肩而过。他瞟一眼手表，已

是晚上九点。四下里除了各楼房传出的电视机音响，再无其他人声。他拉着单车，踩上了黑黝黝的冬青夹出的白亮亮的小道，开始隐隐地意识到，幽静清雅的机关环境中，未必真的那么平静，汹涌的潜流和危险的暗礁，不过是被波平如镜的表象掩盖着罢了。

二

凌励是周处的顶头上司，市文联主席兼《谷雨》文学杂志的主编，周处这个副主编，正是凌励一手提拔起来的。在文学这条小道上，周处也跋涉了好些年，却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作者。直到去年，他的一篇小说在省刊发表，同时选上了《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又获得了省里的年度优秀作品奖之后，他才觉得，似乎所有的好日子都来了：久已疏远的朋友重新登门。多年的积稿发了出去。以前是他求、如今是求他的编辑接踵而至。电台播放着关于他的录音访问记。十数万人瞩目的市报上赫然地登出了他的照片……诚然，他还不至于是那种浅薄得得意忘形的人，他用稿费和奖金首先上“风来居”，遍请车间的师傅工友们酣醉一场。然后依旧白日里默默地上班，晚上默默地写稿。

直到凌励突如其来地找到他，跟他在厂部办公室长谈了一番，他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发生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你了解我这个人吗！”一开头，凌励又出了个简单而又高深莫测的问题。他脸上倒是笑眯眯的，神态平和跟慈祥的父亲差不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个无可挑剔的人：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身材依然是那么适中，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头发整齐地向后脑反梳着，黑亮得纤尘不染，衬托出一方宽阔

白皙的天庭，给人一种睿智感。面庞是十分开朗的国字形，肌理细腻，眼眶略显熬夜者常见的暗晕，使得那双黑亮的眼睛愈加富于风采和魅力。这模样，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多了。

怎么回答他呢？周处犯难了。说了解吧，周处只是听说他在五十年代出版过几本诗集，近年虽然时常在报上见到有他署名的文章，但印象都不深。至于他的品性和为人，就一无所知了。说不了解吧，未免对他不够尊重，何况自己也在市里的作者会议上跟他有数面之交，作过两三次闪电式的交谈，知他平易近人、随和直爽。

周处望着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时惘然不知所答。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爱才。当然罗，是人才的‘才’，而不是钱财的‘财’。就说我们地区的方达、赵啸、伍生祥他们吧，哪一个的处女作不是我在《谷雨》上给他们发的？如今，他们可都是小有名气的中青年作家了。”

“是呀，”周处不知凌励今天因何事找他，心里盘结着疑问，嘴上却不得不应酬，“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您编发的呢。”

“其实说这些干什么？过去的终归是过去。有些人就喜欢老在人前念叨自己的成绩，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自吹自擂的恶习。”

“嗯……”

“小周，你近年创作成绩突出，为人也踏实肯干，有一股闯劲，我是看着你一步步走上文坛的。不久前，我向组织建议，要抽调你到《谷雨》编辑部工作，组织上已基本同意。今天我来，就是特意跟你吹吹风，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我想，你还是愿意到编辑部工作的吧？”

周处一听这话，心中兴奋得突突地跳，一股热血直涌上

来。离开这繁忙而喧闹的工厂，调到平静闲适的文化单位去，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了！多年来，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之后，他伏到书桌上，抬起布满烫伤疤痕的手，疲惫地在稿纸写下一段又一段文字。妻儿们睡去之后，他还要强睁着酸涩的眼皮，一行行地啃着电大中文专业的教材，有时书本一掉，他头一歪，就伏在桌子上睡了过去……他孜孜以求的，除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用笔去抒写胸中的喜怒哀乐之外，不也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天么？

他很是激动，随手啪地打开桌上的电风扇，突然又发现这已是初冬天气，连忙关上，慌乱中连声调也变了，竟带着一股小孩子的稚气：“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比你身上的工装、脸上的油污、手里的老茧，还要真得多呢。”凌励开玩笑也带着点诗味。

“这——太、太、太感谢您了！”

“哪能这么说呢，应该感谢党、感谢组织才是。”

“就怕……就怕我干不好……”周处说的可是心里话。

“怕什么？你写了那么些好作品，又有了电大毕业文凭，组织上信任你，你自己也应该有信心才是。”

“我有信心！”周处生怕他变卦，连忙响亮地回答。

“这很好嘛。我再跟你吹吹风，调你到编辑部，可不是当一般的编辑，而是要当主干、挑大梁呵！——好，机不可泄，这也是组织纪律。我最讨厌那些随便违反组织纪律、到处传播小道消息的人。”

“不当编辑……？”周处茫然了。

“别胡猜乱想了，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我们这一辈开路人，干了几十年，年纪也大了，应该扶你们年轻人上马，让你们纵情驰骋才是。”——又一个“才是”，结束了这场既令周